

## 毛泽东与仇鳌的交谊

曾维纲

194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专为他亲自邀请来京“欢叙”的客人仇鳌洗尘。他向这位童颜鹤发、精神矍铄的老人频频敬酒，并对特邀作陪的湘籍友人章士钊、刘斐、林伯渠、李维汉、符定一说：“亦山先生是大家都熟悉的，不用我介绍。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为我们筹得好几千块银洋。这笔钱当时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为我们做了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件事，我不讲，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毛泽东这里讲的是1921年至1922年间仇鳌帮助他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往事。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为了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进修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困难很多，尤其是经费和校址，是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在商讨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仇鳌和船山学社。

仇鳌字亦山，人称亦山先生，湖南汨罗人，生于1879年，比毛泽东大14岁，可比何叔衡小5岁。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起首倡辛亥革命。他官职不高，仅任过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议员，然而由于他年

长资深 思想开明 知识渊博 关心青年 奖掖后进 故在国民党及军、政、商、学各界威望极高 深得各方敬仰。

船山学社位于长沙闹市，清末为曾文正公祠。民国初，当地文人刘蔚卢等人为了纪念王船山，在此发起组织船山学社。社址为单层平房，三进四合院，砖木结构，山字墙，小青瓦，朱漆门窗，方砖地，树木葱郁，环境幽雅，是求学攻读的好地方。当时船山学社社长就是仇鳌。他主张船山先生的民族思想亦须放大范围，于时代方有用处，故每周定期演讲船山学术。何叔衡是该社的老社员，与仇鳌过从颇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也曾去听过演讲，早就认识仇鳌，而且也常有交往。1920年，一位朝鲜抗日组织的负责人来长沙考察，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代表湖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会欢迎，也邀请了仇鳌参加，并请他讲话。仇鳌在讲话中谈到：“我们不要讲狭隘的民族报复，要为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谋解放。”毛泽东对此非常赞同。翌日即送交仇鳌一公函，聘请他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指导员。仇问为什么，毛说，您昨天的讲话与我们研究会的宗旨是相吻合的。

1921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何叔衡陪同下，来船山学社拜会仇鳌，提出创立一所新型大学：“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仇鳌听了，欣然同意，当即决定由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仇鳌题写了校牌，毛泽东起草了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例，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400银元经费划归自修大学，仇鳌被推选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自修大学在仇鳌的掩护下，成了中共湖南党组织公开活动的场所，毛泽东也住进了船山学社。

仇鳌担任校长只是领衔挂名而已，学校一切事务全由毛泽东等人具体负责。学生大都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以及党、团干部。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也在自修大学一边学

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经常到长沙文星桥五号仇鳌寓所聚会 讨论时事 交流工作情况 仇鳌夫人总是热情接待 款以汨罗特有的姜盐芝麻豆子茶和长沙火宫殿的油炸臭豆腐。

嗣后 自修大学又建立了图书馆 创办了理论刊物 还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补习班，越办越兴旺，经费不足部分，又由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名义向各界筹措。自修大学成了我党最初的党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也引起了湖南督军赵恒惕的不满。仇鳌平日与赵政见不合，此时矛盾愈益激烈。1922 年底，仇鳌辞去船山学社社长与自修大学校长之职，将学社和大学的全部事务交给了毛泽东等人，翌年便赴欧美考察去了。于是何叔衡继任船山学社社长，党的“二大”后派来湖南工作的李达任自修大学校长 直到 1923 年冬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闭止。

1925 年仇鳌出国考察归来。毛泽东已经去上海，以后的 20 余年中，一个戎马倥偬 栉风沐雨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一个从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以支援北伐、抗日和民主解放运动。二人虽无缘会面 然而心神向往 偶有消息相通。

1949 年夏，人民解放军挥师江南，仇鳌已年过古稀，身体犹健。地下党组织与他取得联系，望他凭借自己声誉为解放事业尽力。时白崇禧大军盘踞湖广，仇鳌力劝白脱离蒋介石在武汉独立，未能成功 又劝他宣布隐退 使西南人民免遭兵祸 仍无成。仇鳌乃毅然拒绝甘言厚币之利诱 不顾暗杀之威胁 与白决绝 大力襄助程潜高举义旗 倡导湖南和平解放。程总揽全局与军事 仇则负责联系政治、文教、工商和社会各界。解放军进入长沙之日 不费一枪一弹 人民箪食壶浆 空巷相迎 人称自辛亥革命以来 长沙多次易守所绝无仅有之盛举。

是年 8 月 毛泽东电邀仇鳌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 共商国是。时老人正退居故乡汨罗 以老

病为由 回电辞谢 虽属实情 然不无有功不居、淡泊自守之意。10月 毛泽东又来信邀请 并说“即使先生无意官职 也请来京欢叙”，情意拳拳。仇鳌不便再辞 乃携秘书陈曼若、莫钧一及侄仇硕夫一同赴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车站迎接，寓居北京饭店中央招待所。不日 毛泽东即设家宴为先生洗尘 席间谈了本文开头记述的那段话。1950年2月 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 老人又托老病辞谢 毛泽东风趣地说：“人常道 国民党税多 共产党会多 你老只听听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 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之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 在历叙旧谊之后 复剴切陈词：

“……将马恩列斯著作及你所著论文 从事研究 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 最易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政治 在宣传的革命时期 属于破坏方面 无所顾忌 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 迄至掌握政权 进入主义的建设 千头万绪 学识不够 经验全无 不独难见成功 而且时有错误 遂不免自起怀疑 赖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 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 正如孟子所谓‘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 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 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 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的中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 即批评与自我批评 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 不仅自己党员 就是党外人士 亦应争取共同掌握 相互运用 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

建国伊始 仇鳌就能提出如此中肯意见 足见其胸中韬略 真是推心置腹 肝胆相照。

1954年，各大区解放，仇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民革中央委员之职，定居北京，日与旧友章士钊、刘斐、陈叔通等人交游，诗酒自娱。仇鳌在1948年70高龄时曾患肺癌，割去半肺，故自称“半肺老人”。毛泽东关心老人年高体弱，需要营养，而且他友朋众多，交际极繁，特批给老人每月生活补助费300元，每逢时令佳节，或派人慰问，馈赠礼物，或书柬相邀，聚首欢谈。每次相见，毛泽东总是出门迎送，亲自扶掖。一天，毛泽东偶过老人寓所，遂命停车入室省视老人，并叫随从为他和老人合影。毛泽东从客厅里搬来一张藤椅，亲自扶老人坐于藤椅上，自己站在老人身后。两天后，毛泽东又亲自为照片题词，派人送给老人。仇鳌把这张照片视若珍宝，悬于客厅正中，每有客来，必详为介绍当时摄影情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可惜后来照片被红卫兵小将撕毁，而且以凌辱伟大领袖之大逆罪名加祸于老人。

“文化大革命”中，老人年登耄耋，心身交瘁，无异风中残烛，还被勒令扫街，不久即病倒在床，遂至不起，临终前数日，犹致书友友人：“我精神日益不支，自揣即死，浮云蔽日，不死何待！”这是老人的绝笔，也是他忧国愤时的心声。毛泽东此时却无暇顾及老人了。1970年2月9日，仇鳌先生饮恨长逝，享年92岁。

（岳阳市政协供稿）

# 不寻常的婚恋

——记张文秋老人

陈广珍 覃晓萍

张文秋 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性 建国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守党的机密，应付各种险恶环境，她两次与人假扮夫妻。她曾被周恩来派往国际红色间谍小组，与被列为世界六大间谍之一的左格尔一起战斗。她两次坐过国民党监牢，时间长达九年。她的三个女儿中有两个先后成为毛泽东的儿媳妇 因此 张文秋成了世人皆晓的毛泽东的“双重亲家”。然而 她传奇般的两次婚姻却鲜为人知。

## 相识·相爱

1903 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张家湾大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张文秋 由于母亲的开明 从小就进入学堂读书，一直到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汉湖北女子学校。在学校 她结识了陈潭秋、恽代英等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革命者，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就是她在女师的授业老师。在他们的引导和鼓舞下，张文秋积极投身革命洪流，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 1 月，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 年秋，中共湖北省委派她回京山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员。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高涨，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急需武

器。1927年元月，县委决定派联系面广又胆大心细的张文秋去武汉采购枪支。到武汉后，她很快通过董必武老师在汉阳兵工厂订购了 100 多条枪支。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就在等待取枪的日子里，她邂逅了一位相貌英俊的山东青年。

那是一天上午，恽代英同志请张文秋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听政治形势报告。报告人从沙俄独裁专制，讲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讲到北洋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中国人民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团结一心，英勇奋斗，打倒军阀，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台上讲演人慷慨激昂，台下听众群情振奋。张文秋不仅被这位讲演者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更为他渊博的知识所倾倒。

演讲会结束后，张文秋和演讲者同时被恽代英邀请到家中作客。“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一见如故地交谈起来。言谈中张文秋得知这位身材魁梧的山东青年、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名叫刘谦初。

中午，恽代英请他们吃饭时，张文秋向刘谦初介绍了京山县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运动情况，刘谦初听后高兴地说：假如昨天听了你的介绍，那我今天的演讲内容就会丰富得多。席间，他们频频举杯畅饮，气氛十分热烈。饭后，他们又进行了长谈，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手时，他们还互相交换了地址，相约再见时间。

共同的革命理想把张文秋和刘谦初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经常相约一道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去听恽代英、林育南、毛泽东等革命家所作的政治形势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和农民运动报告，还一道参加各种游行、宣传活动。随着接触日益增多，张文秋和刘谦初的感情逐步加深，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但他们始终把对彼此的爱慕之情深埋心中，谁也没有表白。

一天，张文秋在刚出版的《血路》杂志上看到刘谦初根据她提

供的京山县农民革命运动情况所写的理论文章，更为他的博学才识和精辟独到的政治见解所折服。不久，刘谦初的表姐、张文秋女师的同学李桂英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恋情，为他们牵起红线，搭起了鹊桥。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从此，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时常在一起谈理想、谈人生、谈对革命事业的向往。当时刘谦初是北伐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长、宣传队的总教官，同时还是宣传科主办的《血路》杂志社的主编。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刘谦初和张文秋一同登门请教住在武汉都府堤 41 号的毛泽东，毛泽东就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同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得知他俩已确定恋人关系后，毛泽东给予了深深地祝福。1927 年 4 月 25 日，这对有情人结为伉俪，成了志同道合的夫妻。

婚后第三天，张文秋作为京山县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她再次与毛泽东见了面，并把她和刘谦初结婚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连声说：“恭喜，恭喜！”并责怪地说：“你们不够朋友嘛，连喜酒都不请我们喝一杯，等你们生了孩子，我可要来吃红蛋哟！”张文秋高兴地说：“一定！”毛泽东接着说：“你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么，将来要是你生了女儿，我们就对亲家，把你的女儿给我作儿媳妇！”张文秋笑着说：“你真会讲笑话！”

4 月 28 日，刘谦初接到上级命令，随部队开赴河南郑州，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对阵。为了革命的事业，下午，这对新婚燕尔的伴侣在车站依依惜别，从此天各一方。

#### 两地相思情

党的“五大”闭幕后，张文秋立即赶回了京山县城，继续领导着工农革命。两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残

酷镇压革命运动，惨杀共产党人。京山是湖北工农革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敌人决不肯轻易放过，反革命势力极为嚣张。张文秋自然被列为重点捕杀的对象。敌人四处悬赏捉拿她，并封锁了通往县城外的各条交通要道。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她被亲人藏在棺材抬到郊外，才逃离虎口。张文秋离开京山后，四处寻找党组织，因当时到处白色恐怖，直到一年后才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在湖北省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在这里，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和党组织的安排，张文秋和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同志曾装扮夫妻，凭着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保证了党的所有核心机密。然而，在张文秋的内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的丈夫刘谦初，她多么想给他写封信，却不知他人在何方，只得长期忍受着一个女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半年后，敌人破获了党的秘密机关。由于他们及时销毁了文件，保住了党的秘密。但省委秘书处已被敌人监视，工作人员只得迅速转移。刘先源隐蔽到乡下去了，张文秋则去了上海。她深信在上海，通过党组织一定能找到她的丈夫。

到上海后，在中央特派员唐戈德的帮助下，她见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饶漱石等。她向中央领导汇报了湖北的情况。鉴于张文秋身份已暴露，中央决定安排她留在上海担任锦章、永安两家纱厂的总支书记，同时兼沪西区委宣传部长。虽然工作有了着落，但她仍然不知分别已两年的丈夫刘谦初的下落。

其实，1927年4月末，刘谦初随北伐军开往河南，发动群众支援北伐。至6月中旬班师回汉后，他曾多次打听妻子的下落，并准备去京山寻找。在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一直未能如愿。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刘谦初接到命令，火速率部队赶赴江西南昌，参加即将在那里举行的武装起义。但因去南昌的交通全部被切断，不得不再次返汉。此时武汉已处于腥风血雨中，党中央已由武汉迁往上海。刘谦初通过陈潭秋的帮助，来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

分配在沪西区委工作。当张文秋调上海沪西区委工作时，刘谦初却刚离开上海调往福建省委工作，错过了见面的机会。由于叛徒的出卖，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等大批同志被捕，中央考虑到刘谦初是山东人，自从到北京上学后，一直未回过山东，叛徒不认识。因此，急派他出任山东省委书记。“多情自古伤别离”，当谦初从福建到上海，正准备动身去山东时，老同学张采真告诉他，张文秋就在上海。因山东省委急待他去恢复工作，为了革命利益，刘谦初又一次错过了与张文秋团聚的机会。就这样带着无限惆怅和相思，只身去到山东。说他俩的婚姻是在捉迷藏中渡过的，一点也不言过其辞。

### 团 聚 · 绝 别

张文秋到上海半个月后，一直没有得到刘谦初的任何消息。她愁肠百结，相思万千。一天，江苏省委书记罗迈通知她办理交接手续，调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到中央组织部后，周恩来（时任中组部部长）亲自找她谈话。周恩来首先肯定了她在上海的工作成绩，然后对她说：“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和工作需要，中央决定调你到山东省委任省执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同时担任省委机要秘书。谦初是山东人，山东省委应该知道。如果一时找不到你丈夫，就去谦初老家看看公婆。”张文秋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启程赶赴山东。

化名‘陈孟君’的张文秋，从上海乘船至青岛，旋即乘火车到济南。列车在济南北关车站徐徐停下。下车后，她沉着冷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根据早已安排好的联络暗号寻找着一位身穿灰大褂、头戴黑礼帽来接她的人。在这时，毕竟不像在上海对环境那么熟悉，加上那军警特务多如牛毛的年代，张文秋一举一动都不敢马虎。突然，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只听有人连声叫着‘陈孟君’，张文秋一听这声音是多么熟悉，提着行李快步跑过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来接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寻找了几年的丈夫。

刘谦初。多年的相思，化作一泓秋水，张文秋激动得泪流满面，多么想扑在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强忍着自己的感情，镇定地和丈夫一起租了一辆马车回到家里。

在山东，他们夫妻俩住在东西菜园子街 4 号。那时，黄伯襄（刘谦初的化名）任省委书记，刘小甫任秘书长，王进仁任组织部长兼省委巡视员，而张文秋则任妇女部长兼省委机要秘书。由于刘谦初的努力，新的山东省委很快建立并开展工作了。没多久，因前省委负责人王复元和王团章叛变，出卖了山东省党组织几乎所有的秘密，使 50 多位同志被捕，20 多位同志为革命献身。省委根据中央的锄奸情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很快将两个叛徒处决，并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出席了会议。张文秋同志既是主妇，又是机要人员和警卫员，为保证会议安全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同志对他们夫妻俩说，下次再来山东，希望能看到你们的胖娃娃。为纪念“七·一”和向反动派展示革命力量，1929 年 6 月 26 日根据省委统一安排，刘谦初要去淄川、博山、潍县等地组织发动胶济线铁路总同盟罢工。但万万没有想到，没几天他就被密探抓走。一天，张文秋因到省委秘书长刘小甫家中取文件，也被埋伏的特务抓住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落到他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山东省委机关，降落在他们来之不易的美满家庭。

在狱中，敌人多次对张文秋进行审讯，企图使她招认她的丈夫黄伯襄是共产党员，甚至把戴着沉重脚镣手铐、满身血迹的刘谦初带到审讯室威胁她，但张文秋强忍住巨大的痛苦，拒绝回答敌人任何提问。敌人气极败坏地对她进行严刑拷打，身怀六甲的张文秋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她没有屈服。

在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监狱中，张文秋渐渐骨瘦如柴了。但敌人仍然没有放过她，一次又一次地对她进行审讯。刘谦初暗暗地为她流泪，多么希望能给她安慰和力量，一堵冰冷的铁栏

栅 隔断了他们的血肉之躯 却难以阻隔他们的相思之情。

转眼在监狱中 过了半年 张文秋就要出狱等待临产了。她向典狱长提出要求 希望能见丈夫一面。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 这对患难夫妻见面了。刘谦初百感交集 千叮咛 万嘱咐 希望文秋多保重，并就她生产的事作了妥善安排。他满怀深情地对文秋说：“不管生男生女 孩子的名字都叫思齐 山东自古是齐鲁之地 让孩子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探监的时间就要到了 张文秋依依不舍地拉着丈夫的手不肯放开。刘谦初安慰道：“不要挂念我 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回家 好好照顾母亲 保重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孩子。”伴随着手铐发出的叮当声 他们在监狱告别了。

张文秋离开监狱不远 就被王仲秋同志接到一处僻静的院内，接替刘谦初工作的新山东省负责人卢一之正等着她。卢一之说：“山东叛徒活动猖獗 济南的白色恐怖很严重 省委决定让你马上回上海。下午就送你去青岛。”当天下午两点 张文秋登上了东去的列车，让她心碎的是寻找了两年的丈夫却仍留在山东。结婚三年 相聚三月 这次分别 生死两茫茫。想到这里 张文秋泪流满面。

在交通员王进仁的关照下，他们顺利地回到了上海。遵照刘谦初的嘱咐 张文秋找到了谦初十年前在燕京大学的同学董秋斯。这是一个忠厚正直的好同志，在这里张文秋得到了很好的照顾。1930年3月2日 思齐出生了 董秋斯高兴得在她们小楼门口燃放了鞭炮。

初为人母的张文秋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除了感谢所有关心她和小思齐的同志外 更急切的是给谦初写信 告诉她女儿出生的喜讯 让丈夫同享欢乐。果然 谦初收到信后 高兴极了。他在回信中写道：“我猜想女儿一定长得很漂亮 皮肤一定像出水芙蓉那样水灵可爱。睡着了有时还翕动嘴角，是她在梦中回味着母亲乳汁的滋味 脚起小嘴 则是她不高兴……”张文秋看信乐了 心想 谦

初未见到女儿，他怎么会说得不差丝毫呢。也许这就是血脉情深。

一年过去了 张文秋夫妻俩鸿雁传书 相互鼓励着 工作着 战斗着。

1931年2月中旬，就要过年了，周恩来亲批张文秋一个月假期 并为她筹集了 500元钱，让她去山东看望刘谦初并嘱咐她孩子小，这次别带去了，希望文秋到山东后，抓紧利用一切关系营救谦初。大年初二，张文秋乘船北上，在山东省委新任书记张含辉的安排下，第三天就获得了探监机会。

如今 张文秋面前的丈夫 胡子更长了 脸色更苍白了 人也更消瘦了。隔着冰冷的铁栏杆，她紧紧握着丈夫的手，眼泪夺眶而出。谦初却含笑问道：“我们的女儿长得怎么样？”张文秋非常后悔没带女儿来 让谦初看看 她解释道：“孩子太小 姥姥不同意 周家表哥和蔡阿姨都不同意。”谦初很快明白了 由于看守的严密监视，刘谦初的话题转移到谈生活，并叮嘱她过几天带些纸笔墨水和衣服、毛巾来。

探监出来后，张文秋和谦初的父亲，还有李华律师，特别是山东省委想了多种办法，进行了种种营救，直到一个月假满都未实现。当张文秋最后一次来到监狱，忧心忡忡地与丈夫话别时，刘谦初意志坚定地告诉她：“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心里就只有党的事业 再没有了个人。即便有 也溶入在党的事业之中了。”眼下的刘谦初虽然被酷刑摧垮了身体，但真正的男子汉气概，共产党人叱咤风云的精神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坚强信念，更令张文秋敬佩。这次惜别，她没有再流泪。

回到上海，张文秋向周恩来汇报了谦初在狱中的情况，可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张文秋回到上海没几天 也就是 1931年4月5日，她年仅 34岁的亲爱的丈夫刘谦初和朱占一、刘小甫等 22人 已被韩复榘枪杀了。4月18日 当张文秋从上海《申报》上看到这一噩耗后 悲痛欲绝 眼前一黑 就昏了过去。谁曾想 前不久 他们还

相聚在一起，谈起可爱的女儿，猜度女儿的模样，憧憬着革命胜利后的未来。而如今，丈夫却已永远离自己和女儿而去，怎不令她柔肠寸断。

斗转星移，六年过去了，在娘的肚子里就坐牢，出生后又跟娘东藏西躲的思齐已长到 7 岁了，还没有上学。于是，中央决定将这位烈士的妻子和女儿送到延安去。

## 梅 开 二 度

1937 年 9 月，张文秋和女儿思齐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等待组织安排，准备奔赴延安。

一天她带女儿去食堂吃饭，红三军团大队长陈振亚也到食堂就餐。经林伯渠同志介绍，他们相识了。陈振亚，湖南石门人，穷人子弟。出生 3 个月就失去了母亲，是奶奶把他拉扯大的。八岁他就给地主当放牛娃，后来又跟人家学打铁。1926 年彭德怀率领的北伐军路过他的家乡，这位苦大仇深的小伙子毅然从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跟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随即上了井冈山。并由连长升任为红五军第三师大队长。1930 年在一次激战中他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脚。1934 年秋，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他到湖南做地下工作。不久，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陈振亚又被党组织安排到延安工作。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张文秋和陈振亚常在一起聊天。当她了解到陈振亚的苦难童年和英雄事迹后，除了对英雄钦佩、敬仰外，还对这位红军战士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西安办事处安排车辆，送他们去延安。途中，张文秋和陈振亚同坐在驾驶室内，他们谈工作、谈斗争，尤其是讲到思齐还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振亚心里十分感慨。艰难的历程，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很快成了亲近的朋友。到延安不久，他们情投意合地结为伴侣。虽然陕北的气候寒冷干燥，不能与黄海、东海之滨的山东和上海相比，但张文秋很快

适应了这种环境，行动没人盯梢和新建家庭的温馨，使她深感惬意。

在延安，陈振亚分到抗大学习，同时兼任二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文秋则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担任机要秘书。说来也巧，一次思齐参加话剧《弃儿》的演出，感动了在场所有的观众。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思齐，并仔细询问她父母的情况。当陈振亚、张文秋一起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时，主席感到很吃惊，他虽然知道张文秋丈夫刘谦初牺牲的情况，但不了解她与陈振亚结了婚。毛泽东紧握着陈振亚的手说：“啊，这不是井冈山的老朋友陈振亚吗？”又摸摸思齐的小脸说：“振亚，这是你的孩子？”陈振亚连忙声明：“这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同志的女儿，我是她的继父。”毛泽东马上省悟过来，并对张文秋笑着说：“好啊，你和振亚结婚，连井冈山的老朋友都瞒着，太不够朋友嘛！”振亚同志说：“个人问题，不敢惊动主席！”主席说：“烈士的后代，我们要好好培养她。”说完，他把小思齐抱在怀里，笑着对文秋说：“文秋同志，我们好像还有过君子协定……记得你和谦初结婚的时候，一同到我家，我们相约你如生了女儿，就给我……。”张文秋立即想起“结亲家”的戏言，忍不住哈哈大笑。

从此，小思齐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常客，从小失去父爱的思齐，又从毛泽东和陈振亚那里得到了补偿。

陈振亚抗大学习结业后，曾先后任云阳八路军 115 师留守处政治处主任、荣军学校政治处主任，成功地指挥了留守处千余名学员对胡宗南派重兵袭击荣军学校的进攻，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嘉奖。

## 亲 情 · 真 情

1939 年夏，中央通知陈振亚和另四名残疾军人去苏联安装假肢，同时决定他们家属和小孩一同前往。张文秋夫妇和思齐未来

得及向毛主席辞行，就登上了去西安的飞机。

他们再次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两年前，张文秋和陈振亚在这里相识，一起奔赴延安，两年后又一起从这里去苏联，夫妻俩感慨万千。

在办事处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拿到了去兰州的飞机票。原订经兰州、取道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飞往苏联阿拉木图。陈振亚是这批出国人员的领队，到兰州后又换乘包机，他们很快就飞抵迪化。

然而，由于一心想当新疆王的盛世才，把政治赌注压在了国民党蒋介石方面，不仅千方百计地排挤和刁难被他请来的陈潭秋、林路基、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干部，而且连陈振亚一行，也借故二战爆发西欧战事吃紧，暂不送往苏联。实际上，陈振亚等被扣押在新疆迪化了。

屋漏又遇连阴雨。1941年5月迪化八路军办事处党支部为避开特务，组织大家去郊外的水磨沟开会，研究斗争策略，在路经水磨沟河木板桥时，因桥塌，陈振亚同志不幸落入水中，额头和受过伤的腿碰破了皮，血流不止。党代表陈潭秋等人立即把他送进了医院外科室进行医治。外科主任是个俄罗斯人，他是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白俄，虽然加入了中国国籍，但内心里充满了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他听说陈振亚是共产党要人，于是在进院检查时施了诡计。他对张文秋说：“陈先生断腿内有碎骨和弹片，急需手术 否则就会引起败血症 危及生命。”

张文秋心想，过去在共产国际远东四局和一些苏联同志共事，相处得很好，相信这位主任不会存什么歹心。陈潭秋同志为了早日治好振亚的病，听从了他的安排。没想到这位白俄主任并未给陈振亚做手术，而是在伤腿上挖了个洞，插进了一根橡皮管子抽血水。两周后，陈振亚的身体已很虚弱。在张文秋的再三请求下，抽血水治疗才停止，张文秋为他加补了一些营养，陈振亚的身体才慢

慢恢复。

当陈振亚和张文秋要求出院时，白俄医生借口病人腿上的碎骨和弹片还未取出，不能出院。在他们再三请求下，他才不得不同意。谁也没料到，临出院的前一天晚上，白俄医生趁张文秋回家拿东西时，给陈振亚服了毒药。待到第二天张文秋赶到医院，发现他呕吐不止。陈潭秋得知后，也立即驱车赶到病房，只听陈振亚对他说：“徐先生（陈潭秋的化名）我中毒了，遭了敌人暗算……”陈潭秋简直不敢相信。张文秋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懵了。后来，那位白俄医生又以“抢救”为由，在病人的臀部再次注射了毒液。陈振亚痛苦地呻吟着，接着是猛烈地抽搐，等张文秋找医生奔回病房时，他已不能动弹了。张文秋抱着丈夫失声痛哭，可是亲爱的丈夫再也听不见妻子的呼唤了。

张文秋并没有摆脱厄运，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她和一批共产党人被敌人送进了八户梁集中营。不久，她的第三个女儿少林在这里来到了人间。

四个月后，他们又被转往了新疆第四监狱。在那里，张文秋与其他革命者一起度过了 3000 多个日日夜夜。她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阴暗潮湿的囚室，面对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以及嗷嗷待哺的三个女儿，她的革命意志一直没有动摇，顽强的生活着，战斗着。直到 1946 年 7 月 11 日胜利地返回延安。

张文秋在失去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我们党的好干部刘谦初和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陈振亚后再也没有成家，而且自己两次坐牢长达九年时间，但她没有消极、沉沦。她在长达 70 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从事环境险恶的秘密工作，还是枪林弹雨的武装斗争，无论是只身单影，还是与伴侣孩子在一起，她始终勤奋工作，奋斗不息。在和毛泽东结为双重亲家后，她为毛泽东分担了相当一部分家庭重担，令人敬佩。直至晚年她仍笔耕不辍，伍修权同志读了张文秋九十华诞之际撰写的《踏遍青山》这部 30 万字的宏篇巨